

百年革命三封家书 梁 衡
断臂的爱 金秋雨
寒夜早行人 王克勤
秋水的余响 王 蒙
春秋的老实人和天真汉 李敬泽
朱元璋新说 石 英
长者刘唐，精刻内伤 陈思贤
读李 森 新
做快乐的王昭君 胡显会
读苏东坡《潇湘竹石图》记 张守仁
延安那批花季女孩 蒋 巍
白厚那粮食说张大千 冯骥才

2011

中国散文年选

China Prose 2011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李晓虹 编选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1中国散文年选 /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 李晓虹编
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6378-5

I. ①2… II. ①中… ②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7154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欧阳蘅 林 菁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5 2 插页
字 数 430,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CONTENTS 目录

与读者共同走过（代序） 李晓虹 1

史

百年革命 三封家书	梁 衡	1
断裂的爱	余秋雨	4
寒夜早行人	王充闾	10
秋水的余响	王 蒙	16
春秋的老实人和天真汉	李敬泽	18
朱元璋新说	石 英	23
长老姓唐，精到内伤	陈思呈	27
远孝	蒋 新	31
被快乐的王昭君	胡展奋	35
读苏东坡《潇湘竹石图》记	张守仁	36
延安那些花季女孩	蒋 巍	39
在摩耶精舍读张大千	冯骥才	42
诗与歌	臧小平	45
元帅，你不是一个传说	金宏达	50
有多少张爱玲可以重来	钱红莉	52
刹那萧红，永在人间	张 莉	57

情

铁生轶事	陈建功	67
纵浪大化别世旭	林 非	71
望	郭文斌	76
致不孝之子	耿 立	85
背心	王宗仁	89
戏比天大，情比海深	梅 寒	92
谁是我们的导师？	俞晓群	95
饮下一盏月光	唐继东	99
迎面走来若干年后的儿子	文 卿	102
母亲比我快乐！	陈瑞琳	105
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	徐怀谦	108
父亲与酒	苏兰朵	110
女儿高考	李清明	112
1979，梧桐飘落的深秋……	金 泳	114

悟

沙上的卜辞（节选）	耿占春	119
山中少年今何在	铁 凝	127
诡异的记忆	南 帆	131
关于脸的一点“学问”	张大威	136
大地的皱纹	陈奕纯	142
过小日子的上海	于 坚	147
不要把神信得那么痛苦	张丽钧	152
钢构的故乡	刘醒龙	154
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	荒 林	156
师者素描	卢年初	157
我妈说话	李汉荣	161
童年之花	祝凤鸣	163
拾语者	张生全	167

忆

在那遥远的亚丁湾（节选）	丁小炜	173
在普林斯顿咖啡屋	卞毓方	181
夜“闯”中南海	周明	184
飞越太平洋的恐惧	夏榆	188
拯救，或黑色的穿越	周闻道	197
穿过一条街，或贴着地面行走	陈启文	201
看到了而不传播是自私的——为什么写《搭起太阳村》	李晶	206
沉默或者背负	林汉筠	209
那些租来的房子	周云蓬	213
像大地一样	周伟	216
近乡情更怯	江少宾	220
遗	范迁	224

趣

油菜花	张承志	233
茶与酒	冯唐	236
水知道	苏沧桑	238
风在喊	豆春明	241
冬荷	李木生	243
骆驼的事	李娟	245
什刹海：都市里的水岸风华	马力	248
来一碗	第广龙	251
残酷的成语	杨光祖	254
阳光碎片	甫跃辉	257
鲁院的柿子树	郭严隶	262
美丽的邂逅	朱东润	265
事物的种种可能性与道德无关	张鸿	267
城市的食欲	丛桦	270

游

外城琐记	云杉	275
海中央	毕淑敏	282
卡夫卡的眼睛	曾艳兵	285
去寻找你的“亲人”	麦家	288
本次列车终点是你	梁凤莲	290
罗曼·罗兰的思索	羽之野	295
耳朵在跳舞	朴素	297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王尧	299
童年没有迪斯尼	汪文勤	302
只取千灯一盏灯	乔忠延	307
山是经典	薛尔康	309
乌镇	沈苇	314
别忘了回家的路	康启昌	316

与读者共同走过（代序）

李晓虹

《中国散文年选》自 2001 年卷开始，已经有了 11 个选本。入选的近千篇作品，近五百万字，记录着中国散文十余年的收获，见证了一个文体的发展变化。

选本唯一的目的就是为读者提供佳作。可以说，“读者”是它的起点与终点。编者既是带着使命的“专业阅读者”，又是更广大读者的阅读助手。了解读者的审美期待，选择最好的作品，用最佳的结构方式呈现出来，使读者一册在手，便能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对于编者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召唤。

学者郭宏安在《从阅读到批评》一书中介绍“日内瓦学派”时，曾这样描述法国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阿尔贝·贝甘，说“他是一个主观的批评家，是一个介入的批评家，也是一个与社会同步的批评家”。从这里我受到启发。是否可以说，一个文学选本的编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有着高层位精神追求的思考者，是一个以汇聚佳作的方式介入生活的主动者，也是一个对读者产生积极影响的批评者。因此，编选的过程即是与潜在读者相伴的过程，而读者的认可、喜爱并从中看到精神光亮又成为编者不竭的内心力量。

当然，在文化选择越来越复杂丰富的今天，读者需求亦是多元的。那么，编者与读者的契合点究竟在什么地方？首先，散文所表现的问题也是生命自身的问题，优秀的散文本身即是对生命的理解、呈现、尊重和提升。从这一点出发，编者与读者就有了最基本的共识。其次，散文是最贴近现实的文体，那些反映人们所面对的精神困惑、情感问题和生存艰辛的佳作自然会引人注目并发人深思，而这些问题无疑也是编者和读者共同关注的。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精神之旅，也都是一个对人生的感悟不断延伸的过程。带着现实中的问题去阅读，或许能使编者和读者在文本中收获更多的精神内容。

理想，一个远去的神话？

在功利主义盛行，道德冷漠的今天，谈理想，谈与物质无关的精神内省似乎变得不合时宜。但是，一个人的离去却唤醒我们重新面对这一问题。2011新年的钟声正要响起，传来史铁生病逝的消息，给许多人带来无以言说的“痛”。“铁生之夜”追思活动自发地在全国多个城市同步举行，网络追思更是有无数的人献上发自内心的深深的敬意。2010卷散文年选中曾选史铁生的《诚实与善思》。他说：“我来此眼看就满一个甲子……早期症状是找不着北，到了晚期这才相信，诚实与善思乃人之首要。”“诚实”对应着充斥整个社会的所有的“假”，“善思”是对一个肤浅地任物欲膨胀而精神萎缩的民族拷问。铁生呼吁：人“要不断地回望零度。零度，最能让人诚实，最是逼人善思。”从铁生一直以来的声音里，听到了中国人尚需坚守却几近丧失的理想。从千万个缅怀的心灵里，听到追寻的心愿。《铁生轶事》中那些感人的片断重新唤起我们对一个美好心灵的温暖记忆。

辛亥百年，许多历史记忆重被唤醒。但是在我们对历史的描述中，往往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大场面、大事件、大人物上，而忽略普通的个体在历史中的精神活动。《三封家书》选择了独特的角度，从最私人化的家信看三个不同时代的青年人用生命去殉理想的决心。正是这些不是为发表而写的文字让我们对那些献身者怀着深深的敬意。《延安那些花季女孩》同样让人心动，她们和今天的城市时髦女郎一样爱美，一身戎装，却也“领口缝上一条白布，好像内穿一件整洁的白衬衣。军帽绝不会齐眉横在额际，而是潇洒地扣在后脑勺上。哪怕脚上穿的是草鞋，好些女孩也要用红毛线在鞋面上镶嵌一朵红绒球”。她们或是大家闺秀，或是知识女性，或是冲出家庭的童养媳，但同样，她们都是花季女孩，内心一样萌动着青春的秘密和澎湃的心潮。唯其如此，她们投奔延安，自甘困苦的献身热情才更值得尊重。

真情，还有多少分量？

在假的东西弥漫的时候，“真”在蜕变。

在金钱至上的时候，“情”还有多少分量？

注重亲情的中国人，心灵是否已经变得石头般坚硬？

向来的亲情描写总是触到人心最软的地方，总是那么温馨、动人。但实际上，亲情中还有多少残酷的东西未被言说？《致不孝之子》正如作者所说，“是一篇椎心泣血之作，是对亲情散文写作的反叛，亲情里很多不堪的东西被人的懦弱遮蔽了”。作者“努力写出人的小和人性的自私”。

《望》是对传统乡村社会执拗而温情的重现，也是一种带着忧伤的挽歌。回望是一种诗情，也夹杂着更多一去不回的无奈。

人间总有真情在，怀念亡友、怀念母亲、沉默着的父爱、建立在理解之上的

高尚情爱……这些东西温暖动人，它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不失望的理由，是我们困境重重的人生的希望。

意趣，是否还有心思体会？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张，那些放慢脚步，驻足生活的某一细节，某一瞬间的悠闲体味是否已经过气？看了很多博客，才发现，意趣最浓的东西竟有着那么多的追随者。

一位医学博士，转而去某公司的 CEO，他的博客提签是“用文字打败时间”，有一百多万的访问量。他谈“茶与酒”，“茶是一种生活，酒是一种生活”。“酒高了，可以有难得的放纵，可以上天摘星，下海揽月。茶深了，可以有泪在脸上静静地流，可以享受一种情感叫孤独。”

另一些体味也在对客观世界的描述中静静地流露。《油菜花》、《水知道》、《冬荷》看似写花、写水，却让人生的意蕴荡漾开来，有一种精神在动。

游历，行囊里有没有梦想？

生活好了，条件宽松了，人们走动起来。旅游，成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总有许多文字留下来。但是，读者喜欢的游记散文区别于导游手册，因为后者没有写作者心灵的消息；也不是吊书袋，因为，居高临下的知识卖弄往往让人产生不快，很难成为精神朋友。

《外城琐记》提炼出“塔什干的表情”、“撒马尔罕的尊严”、“阿斯塔纳的精神”、“阿拉木图的忧伤”。《海中央》是海上航行的感悟：“大海苍天，只有你一人夹在其中，天人合一之感，醍醐灌顶。”和时间相比，和夜色相比，和海洋相比，甚至和一朵浪花相比，感到人生的渺小，但是，“必先确立了人生的虚无，然后才能确立人生的意义啊。”《我们的故事是什么》的作者在美国寻找梭罗，当看过瓦尔登湖，在睡谷公墓找到梭罗那一个矮小得“几乎是趴在地上”的墓碑，由这个“思想者”想到鲁迅，想到“近三十年来，我们不乏优秀作家作品。但是，和梭罗，和鲁迅相比，我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简单、大度、独立、信任的生活。生活的格式化和思想能力的贫弱（不能完全说没有思想能力），足以让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雷同和贫乏。”更有人在心的深处长留着几位“亲人”般的大师：卡夫卡、加缪、海明威、福克纳、博尔赫斯、纳博科夫、黑塞、鲁迅等，“反复聆听他们，就会听到吉祥而美妙的天籁之音”。（《寻找你的“亲人”》）

2011年的佳作很多，提到的作品挂一漏万，只是表达一种与读者共同守望的心情。作为编者，当在浩瀚的散文汪洋中找到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并收入选本时，心中常会出现一种图景：在旅途中，在书桌旁，在许许多多笔者并不知道的地方，有人因为读到这些温暖而深刻的文字产生会心的微笑，这些精彩的篇章也在阅读中生命长青。如果说，编选者也有期待和梦想，那么，心灵相交的那一刻便是快乐和幸福了。

史

百年革命 三封家书

梁 衡

今年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纪念活动少不了拜谒故地，披览文物。

三月，我有事去福州，公余又去拜谒了一次林觉民故居。林觉民的《与妻书》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文物。黄花岗 72 烈士，其事迹大多湮灭，幸有这篇美文让我们能窥见他们的心灵。广州黄花岗烈士碑上 72 人名单（随着后来的发掘，实际上已超过 72 人）中，林觉民三字人们抚摸最多，色亦最重。《与妻书》早已选入中学课本和各种文学的、政治的读本，我亦不知读了多少遍。印象最深的是“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他反复给妻子解释，我很愿与你相守到老，但今日中国，百姓水深火热，我能眼睁睁看他们受苦、等死吗？我要把对你的爱扩展到所有人的爱，所以才敢去你而死。林家福州故居我过去也是去过的。这次去新增的印象有二。一是书信的原物。在广州起义前三天，1911 年 4 月 24 日，林知自己必死，就着随手扯来的一方白布，给妻子陈意映写下这封信，竖书，29 行。其笔墨酣畅淋漓，点划如电闪雷劈，走笔时有偏移，可知其时“泪珠与笔墨齐下”，心情激动，不能自己。其挥墨泣血之境，完全可与颜真卿的《祭侄稿》相媲美。二是牺牲前后之事。起义失

败，林受伤被捕。审讯时，林痛斥清廷腐败，慷慨陈词，宣传革命，说到激动处撕去上衣，挺胸赴死。审讯官都不由叹道：“好一个伟岸的美男子。”某日晨，家人在门缝里发现有人塞进来的《与妻书》，同时还有给父亲的一封信，只有几十个字：“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其壮烈而平静之举概如此。

福州之后又两月，有事去重庆之江津，才知道这是聂荣臻元帅的家乡，便去拜谒纪念馆并故居。聂帅抗日时主持被中央称为“模范根据地”的晋察冀根据地建设，解放后主持“两弹一星”研究，为国防建设立了大功。总其一生都是在默默地干大事。他在20岁那年离开家乡去法国勤工俭学，开始了探求真理、苦学报国的革命生涯。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同为我党领导集体中的早期留欧人员。聂帅留法时期的家书保存完好，现在收书出版的就有13封，且都有手迹原件，从中可以看到这批革命家的少年胸怀（去法国时聂20岁，周22岁，邓16岁）。现在故居前庭的正墙上有一封放大的家书手迹，是聂荣臻1922年6月3日写给父母的：

父母亲大人膝下：

不得手谕久矣。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狂！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二十一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私位饱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睹此？男也，虽不敢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绝非一衣一食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叩禀

金玉安

男荣臻跪禀 6月3号

我拜读这封89年前海外游子的家书不觉肃然起敬。那个时代的有为青年留学到底为了什么？“决非一衣一食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这与林觉民“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何其相通。

要考察一个人的思想，家书大概是最可靠的。因为对亲人可以说真话，而且他也想不到日后会发表这信件。看了林、聂的两封家书又使我联想到五年前在河北涉县参观八路军129师师部旧址时见到的另一封家书。那是一个不知名的普通八路军战士（或是干部）在大战前夕写给妻子的一封信，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与妻书》。从重庆回来我就赶快翻检所存资料，终于找出那张发黄的照片，但手迹还清晰可辨，全信如下：

喜如妹：

我俩要短期之分开了。这是我们的敌人给我们的分开之痛苦，只有消灭了

我们的敌人，才能消除这个痛苦。

我的病暂时也没有什么要紧（紧），因病得的很长，一时亦难除根。我很高兴在党和上级爱护之下给我这五个月的时间休养很不错。我这此（次）决心到前方要与我们当前的敌人搏斗，拿出最大决心和牺牲精神与人民立功。我第二个高兴是你很好，特别是对我尽到一切的关心和爱护。同时我有两个很天真活泼的小孩，又有男又有女。你想这一切都使我很满足，永远是我高兴的地方。

战斗是比不得唱戏，不是开玩笑，是有牺牲的精神才能打垮和消灭敌人。趟（倘）我这次到前方或负伤牺牲都不要难过，谨记我如下之言：

无产阶级的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只是时间之长短，但也不是很长的。家人一定要翻身。要求民主与独立，这是全世界劳苦大众都走革命这条道路，苏联革命成功是我们的好好榜样。

就是我牺牲了也是很光荣的，是为革命而牺牲，是有价值。在任何情况下我是不屈不挠，坚决□□□部队与敌人战斗到底。一直把敌人消灭尽为止。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多吃饭，不生病，我就死前方放心。同时希望你好好扶养丰丰小儿、小女雪雪，长大完成我未完之事。一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社会。谨记谨记。

我生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即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家居安徽省霍山县石家河保瓦嘴□。

茂德

一九四七·四·二·□于魏□

临别之写

这封信写得很镇静、乐观又有几分悲壮。作者和林觉民一样也是抱定必死的决心，但其悲剧气氛要少些，更多的是充满胜利的信心。刘、邓领导的129师1940年6月进驻涉县时不足9000人，到1945年12月挥师南下时已发展到30万正规军，40万地方部队。这个署名“茂德”的作者，就是这支大军中的普通一员。也许他真的已经在战火中牺牲，那一双可爱的小儿女丰丰、雪雪现在也该是古稀老人。这封上战场前匆匆写给妻子的信，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人的真实生活。

我把三封家书的手稿影印件放在案头，轻抚其面，细辨字迹，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感慨良多。这三件文物，都是用毛笔书写，所书之物，一件是临时扯的一块白布，一件是异国他乡的信纸，一件是随手撕下来的五小张笔记本纸页，皆默默地昭示着其人、其地、其时的特定背景。论时间，从第一封信算起已经整整100年，恰是辛亥革命百年祭；第二封已经89年，与共产党党龄相仿；第三封也已64年，比共和国还长两岁。而写信者当时都是热血青年，都是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准备牺牲的普通的战士。其结果，一个成了名垂青史的烈士，一个成了共和国的元帅，一个没入历史的烟尘，代表着那些无数的无名英雄。细看就会发现，这三封跨越百年，不同时代的家书中都有一条红线一以贯之，就是牺牲个人，献身革命，为国家、为民族不计自己并家庭的得失。林信说：当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聂信说：决非为一衣一食，而为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茂信说：我或负伤牺

牲你都不要难过，是为革命而牺牲，是光荣的，有价值。百年革命，三封家书，一条红线，舍己为国。我们还可由此上推 1000 年，政治家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推 2000 年，思想家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目的不同）。”其一脉相承的都是这种牺牲精神——为理想、为事业、为进步而牺牲。国歌唱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还有一首歌唱道：“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正是这一代代的前赴后继，不计牺牲才铸就我们这个民族，铸就中华文明。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历史精神，而它在革命，特别是战争时期更见光辉，又由代表人物所表现。唯此，历史才进步，人类才进步。

我从百年历史的烟尘中检出这三封革命家书，束为一札，献给祖国，并祭先烈。这是一束永不凋谢的历史之花。

（选自 2011 年 6 月 23 日《人民日报》）

断裂的爱

余秋雨

自从那场大火之后，我不知道你还活着。

燃烧是一种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吞噬。火焰以一种灼热而飘忽的狞笑，快速地推进着毁灭。那一刻，我这一边已经准备霎时化为灰烬，哪知有一双手伸了进来，把伤残的我救出。我正觉得万般侥幸，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同时被救出的，还有自己的另一半。

我们已经失去弥合的接缝，因此也就失去了对于对方的奢望。有时只在收藏者密不透风的樟木箱里，记忆着那一半曾经相连的河山。

整整五百年，都是这样。

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而悲剧的起因，却是过度的爱。

那位老人对我们的爱，已经与他的生命等量齐观。因此，在他生命结束时，也要我们陪伴。那盆越燃越旺的火，映照着他越来越冷的身体。他想用烈火，把我们与他熔成一体。结果，与历史上无数次证明的那样，因爱而毁灭，而断裂。

——以上这些话，是烧成两半的《富春山居图》的默语，却被我听到了。我先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库房里悄悄地听，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库房里悄悄地听。一样的

语调，却已经染了不同的口音。

我既然分头听到了，那就产生一种冲动，要在有生之年通过百般努力，让分的两半，找一个什么地方聚一聚。彼此看上一眼也好，然后再各自过安静的日子。

二

那次焚画救画的事件，发生在江苏宜兴的一所吴姓大宅里，时间是1650年。那地方与画有特殊缘分，现代大画家徐悲鸿、吴冠中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富春山居图》在遭遇这场大难和大幸之前，已经很有经历。

明代成化年间，画家沈周曾经收藏，后遗失，流入市场，被一位樊姓收藏家购得。1570年到了无锡谈恩重手里，1596年被书画家董其昌收藏。转来转去二百年间，大体集中在江苏南部地区，离这幅画作者的出生地和创作地不远。但是，在被焚被救之后，流转空间猛然扩大，两半幅画就开始绕大圈子了。两半幅画，一长一短，后长前短。长的后半段，在清代康熙年间曾被尚书王鸿绪收藏，到了乾隆年间一度曾落入朝鲜人安仪周之手，后来在乾隆十一年，也就是1746年，被一位姓傅的先生送入清宫。但是在这之前，已经有一幅同名的画作进宫了，乾隆皇帝还在上面题过词，因此就认定后来的这幅是赝品。

这又是一场由爱而起的断裂。因爱而模仿，因爱而搜求，因爱而误判，因爱而误题，结果，断裂于真伪之间。直到嘉庆年间，鉴定家胡敬等人才核定真伪。因此，乾隆皇帝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上当了，让赝品堂而皇之地被悉心供奉着，让真迹在另一个拥挤的库房里暗自冷笑。幸好，他那天没有像现在有些文物鉴定节目一样干脆利落：“去伪存真，把后面送进来的那件赝品灭了！”

从此，这幅重重断裂的画又进入了历史的断裂处。清王朝灭亡后随末代皇帝流出宫外，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随着携带者的怪异生涯而怪异漂泊。最后，又在一场内战中落脚于台湾。

至于那前面小半段的经历，也很凄楚。一度曾被埋没在一堆老画的册页中，后被慧眼识别，却又被移藏得不见天日，有幸终于落到了画家吴湖帆手中。浙江省博物馆得以收藏，是时任馆长的书法家沙孟海在20世纪50年代诚意请吴湖帆转让的。

我认识吴湖帆晚年的弟子李先生，他在生前曾向我讲述了一段往事。那天，吴湖帆正在上海南京路的南京理发店理发，有一位古董商人寻迹而来，神秘兮兮地向他展示一件东西。才展开几寸，吴湖帆立即从理发椅上跳起身来，拉着古董商赶往他在嵩山路的家取钱。这位画家没见过《富春山居图》，但一眼扫及片断笔墨，就知道这就是那另一半。尽管，这个拉着古董商人急匆匆奔跑的男人，理发也只理了一半。但他，哪里等得及理完？

看到了没有，从明清两代直到现代，凡是与《富春山居图》有关的人，都有点疯疯癫癫。

正是这种疯疯癫癫，使作品濒临毁灭，又使作品得以延续。中国文化的最精致部分，就是这样延续的。那是几处命悬一线的暗道，那是一些人迹罕至的险路，那

是一番不计输赢的押注，那是一副不可理喻的热肠，那是一派心在天国的醉态，那是一种嗜美如命的痴狂。

三

并不是一切优秀作品都能引发数百年的痴狂。《富春山居图》为什么有这般魔力？

这件事说来话长，牵涉到顶级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神秘力量。

大家似乎有一种共识，认为艺术杰作的出现必须有一些良好的客观条件，例如，经济的保障、官方的支持、社团的组建、礼仪的热闹、社会的重视、民众的关注。正是这些条件，组成了“文化盛世”的自诩。根据这样的自诩，宋代设立了宫廷画院，称为“翰林图画院”，由宋徽宗赵佶亲自建制并不断完善。不少民间画家被遴选为御用画师，从社会地位到创作生态，都受到充分宠信和照料。宫廷画院里也出现过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很奇怪，没有一件能够像《富春山居图》那样引起人们的痴狂。

当宋朝灭亡之后，宫廷画院当然也不复存在。南方的汉族画家被贬斥到了社会最底层，比之于前朝的御用画师，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是，正是在远离官方、远离财富、远离地位、远离人群、远离关注的困境下，《富春山居图》出现了。

当它一出现，人们就立即明白，宋朝宫廷画院所提供的一切优渥条件，大半是艺术创作的障碍。

其实，这个教训岂止于宋代。上上下下在呼唤的，包括艺术家们自己在呼唤的，往往是创作的反面力量。

诚然，宫廷画院的作品是典雅的，富贵的，严整的，豪华的，细腻的，什么都是了，只缺少“一点点”别的什么。别的什么呢？那就是，缺少独立的自我，因此也就缺少了生命的私语，生态的纯净，精神的舒展，笔墨的洒脱。《富春山居图》正是有了这“一点点”，便产生了魔力。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引出这幅画的作者黄公望了。由于他是彻底个人化的艺术家，因此他的生存特征，就比任何一个宫廷画家重要。他无帮无派，难于归类，因此也比他身后的“吴门画派”“扬州八怪”们重要。

四

说得难听一点，他是一个籍贯不清，姓氏不明，职场平庸，又入狱多年的人。出狱之后，也没有找到像样的职业，卖卜为生，过着草野平民的日子。那时他的年纪已经很大，据说还没有正式开始以画家的身份画画。中国传统文化界对于一个艺术家的习惯描述，例如“家学渊源”“少年得志”“风华惊世”“仕途受嫉”“时来运转”之类，与他基本无关。因此，他让大家深感陌生。

然而，在这个“陌生人”身上，从小就开始积贮一种貌似“脱轨”的“另轨”履历。例如，他不是传说中的富阳人或松江人，而是江苏常熟人。也不姓黄，而姓陆。年幼失去父母，被族人过继给浙江温州一位黄姓老人做养子。老人自叹一句“黄公望子久矣”，于是孩子也就有了“黄公望”之名，又有了“子久”之字。这么一个错乱而又随意的开头，似乎是在提醒人们，不能用寻常眼光来看这个人。

他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的？一般的说法是“晚年学画”，又把“晚年”定在五十五岁左右。其实，从零星的资料看，他童年时看到过赵孟頫挥笔，自称是“雪松斋中小学生”。可见他把高层级的耳目启蒙，哪怕只是趴在几案边的稚嫩好奇，都当作自己艺术学历的第一课。他在青年、中年时有没有画过？回答是肯定的，而且画得不错。按照画家恽南田的说法，他的笔下“法兼众美”，也就是涉猎了画坛上各种不同的风格。可惜，他的这些画稿我们没能看到。

那时，他一直担任着官衙里的笔墨助理，称作“书吏”“掾吏”，或别的什么“吏”。那是一种无聊而又黯淡的谋生职业，即使有业余爱好也引不起太大注意。入狱，是受到他顶头上司张间的案件牵连，那就在无聊、黯淡中增添了凶险。

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他曾写诗给外面的朋友，那些诗没有留下来，但我们却发现了其中一个朋友回赠他的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世故无涯方扰扰，人生如梦竟昏昏”（杨载：《次韵黄子久狱中见赠》）。从中可以推测他的原诗，他的心情。

但是，他没有在“扰扰”“昏昏”中沉没，出狱后他皈依了道教中的全真教，信奉的教义是“忍耻含垢，苦己利人”。

到这个时候，他的谋生空间已经很小，而精神空间却反而很大。这就具备了成就一个大艺术家的可能。相反，一个人如果谋生空间很大，而精神空间很小，那就与大艺术远离了。

五

有人曾经这样描述黄公望：

身有百世之忧，家无担石之储。盖其侠似燕赵剑客，其达似晋宋酒徒。至于风雨寒门，呻吟槃礴，欲援笔而著书，又将为齐鲁之学士，此岂寻常画史也哉。（戴表元：黄公望像赞）

忧思、侠气、博学、贫困、好酒。在当时能看到他的人们眼中，这个贫困的酒徒似乎还有点精神病。

在一些片段记载中，我们能够约略知道黄公望当时在乡人口中的形象。例如，有人说他喜欢整天坐在荒山乱石的树竹丛中，那意态，像是刚来或即走，但他明明安坐着，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时，他又会到海边看狂浪，即使风雨大作、浑身湿透，也毫不在乎。

我想，只有真正懂艺术的人才知道他要什么。很可惜，他身边缺少这样的人。即使与他走得比较近的那几个，回忆起来也大多说酒，而且酒、酒、酒，说个没完。

晚年他回到老家常熟住，被乡亲们记住了他奇怪的生活方式。例如，他每天要

打一瓦瓶酒，仰卧在湖边石梁上，看着对面的青山一口口喝。喝完，就把瓦瓶丢在一边。时间一长，日积月累，堆起高高一坨。

更有趣的情景是，每当月夜，他会乘一只小船从西城门出发，顺着山麓到湖边。他的小船后面，系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个酒瓶，拖在水里跟着船走。走了一大圈，到了“齐女墓”附近，他想喝酒了，便牵绳取瓶。没想到绳子已断，酒瓶已失，他就拍手大笑。周围的乡亲不知这月夜山麓何来这么响亮的笑声，都以为是神仙的降临。

为什么要把酒瓶拖在船后面的水里？是为了冷却，还是为了在运动状态中提升酒的口味，就像西方调酒师甩弄酒瓶那样？这似乎是他私属的秘方：把酒喝到口里之前，先在水里转悠一下，亲近一下。没想到那天晚上，水收纳了酒，因此他就大笑了。

夜，月，船，水，酒，笑，一切都发生在“齐女墓”附近。这又是一宗什么样的坟茔？齐女是谁？现在还有遗迹吗？

黄公望就这样在酒中、笑中、画中、山水中，活了很久。他是八十五岁去世的，据记述，在去世前他看上去还很年轻。对于他的死，有一种很神奇的传说。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有记：

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数客立石上，忽四山云雾，拥溢郁勃，片时竟不见子久，以为仙去。

难道他就是这样结束生命的？但我想也有可能，老人想与客人开一个玩笑，借着浓雾离开了。或者，刚刚与他一起立在石上的几个客人中，有一个人的言行让他厌烦了，他趁人不注意转身而去。他到底是怎么离世的，大家其实并不知道。他故意躲闪到了人们的注意之外，直到最后从人生彻底躲闪开的那一刻。

六

黄公望不必让大家知道他是怎么离世的，因为他已经把自己转换成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形式——《富春山居图》。

其实，当我们了解了他的大致生平，也就更能读懂那幅画。

人间的一切都洗净了，只剩下了自然山水。对于自然山水的险峻、奇峭、繁叠也都洗净了，只剩下平顺、寻常、简洁。但是，对于这么干净的自然山水，他也不尚写实，而是开掘笔墨本身的独立功能，也就是收纳和消解了各种模拟物象的具体手法如皴、擦、点、染，然后让笔墨自足自为，无所不能。

这是一个沉浸于自然山水间的画家，在自然山水中求得的精神解放。这种被解放的自然山水，就是当时文人遗世而立的精神痕迹。因此，正是在黄公望手上，山水画成了文人画的代表，并引领了文人画。结果，又引领了整个画坛。

没有任何要成为里程碑的企图和架势，却真正地成了里程碑。

不是出现在自诩或公认的“文化盛世”，而是元代。短暂的元代，铁蹄声声的元代，脱离了中国主流文化规范的元代。这正像中国传统戏剧的最高峰元杂剧，也出